

毛

詩

原

解

毛詩原解卷十八

南有嘉魚之什

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庚崇丘由儀
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六
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
宣王以下詩謂之變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訓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

有嘉魚烝然汕汕訓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世○南

有樛木甘瓠互蒙上叶雷聲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上叶茂聲

之○翩翩者雛雛烝然來加叶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亦思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謨謨多吉人是詩可以觀焉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刪詩則所謂新宮貍首采芻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爲樂也惟頌樂歌附諸風雅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南明

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臣相得也罩
罩網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交也鴈鳩來思乘時
變化也○章一魚深潛于水南方江漢之間有嘉善之
魚衆人烝然罩之又罩之而後可得嘉賓抱道潛隱
旁羅勤求而後可致也今旣作賓而來王有旨酒用
與燕飲以相樂矣○章二南有嘉魚衆人以小罟撩之
求賢之勤亦若此吾王有酒用以燕飲嘉賓而衍樂
之矣○章三南方有下垂之樛木甘美之瓠因得上附
明良泰交亦猶此矣吾王有酒用燕飲以安嘉賓之
心焉○章四翩翩然飛之鴈鳩變化之鳥也羣然來集

嘉賓乘時顯庸何以異此吾王有酒燕而又燕致慇懃之無已也○嘉魚魚之美者或曰似鯉出沔南丙穴罩編細竹爲之一名籠族以籠取魚也君子謂成王式用也罩者從上籠之汕者從下撩之衍樂也思

詒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叶北山有萊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叶北

山有杻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葉○南山有枸矩北山有梗庚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苟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叶上聲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朱子改為燕饗通用之樂非也夫雅者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云有酒猶似燕饗是詩無飲酒語惟據燕禮歌南山有臺然非為燕禮作也其以草木比多材亟贊樂只君子言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以為樂得賢也○章前視南山有可為簞笠之

臺後視北山有可爲蔬菜之菜主國多士如此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鞏固而爲之基曆數賴以綿長而萬
壽無期也○章二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何材不具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光顯壽命賴以延長○章三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樂哉君子澤及生民而爲父母名譽久遠
而德音不已○章四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多賢夾輔豈
不遐遠而眉壽乎道德音聞亦以是而茂盛矣○章五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此多賢可以調養君身而爲
黃老可以保養子孫而無後艱矣○南山北山左右
前後之此臺莎草一名夫符須萊葉香可茹只語辭

桑可蠶。楊、蒲、柳可爲箭筈。葉爲屋材。爲舟。杞木一名
狗骨。如樗。栲山樗也可爲車輻。杻橧也可爲弓弩幹。
遐遠也。枸木似白楊。子長如指。其如飴。一名木蜜。以
爲柱。室內酒皆少味。楸似楸。宮室良材。一名鼠梓。黃
老人髮白復黃也。耆老人病癯之狀。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而
亡其辭○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
爲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
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蓼六彼蕭斯零露漙漙上聲今既見君子我心寫上聲須今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上聲今○蓼彼蕭斯零露瀼瀼上聲既

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

露泥泥上聲你既見君子孔燕上聲豈上聲弟上聲宜兄宜弟上聲今德壽

豈上聲起上聲○蓼彼蕭斯零露瀼瀼上聲既見君子儔上聲條上聲革沖沖

充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篇。比零露之意。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蓋周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蓬蒿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也。豈飲酒云乎。○一章蓼生于下濕。蓼然上遂。露降自

天濔然下零。天澤交而成禮。亦猶此也。君子來朝。既見則我心傾寫。相與燕樂。驩笑言語。是以有譽悅而安處也。○章蓼然之蕭。零露瀼瀼。上下交也。既見君子。爲國家榮寵。爲朝廷光華。精忠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章蓼彼蕭斯。零露泥然。沾濡既見。君子相與甚燕樂。而情意豈窮。其豈窮之德。藹然和氣。足以宜爾兄弟。而今德獲壽考之樂也。○章蓼彼蕭斯。零露濃厚。君子來朝。馬轡之條。有革下垂。沖沖然柔順車馬之鈴。雖離然和鳴聞聲。見色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如此。宜爲萬福所聚矣。○

蓼長貌蕭蒿也祭則蕤熱之以升臭滑潤澤也君子
指諸侯寫傾也傾寫則舒快矣燕樂也譽豫通如韓
姑燕譽之舉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龍寵
也爽差也孔燕甚樂也壽豈壽而樂也儻馬轡之末
有革條綰之革謂餘而垂者沖沖順垂貌鈴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或曰戎車在鑣乘車在衡也和鸞車行
疾則失音行舒則不鳴行有節則聲雖雖攸所也宜
也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

聲懸上

露斯

匪陽不晞

厭厭

聲平

夜飲不醉無歸

○湛

湛

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
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實其實離離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前篇來朝此篇賜燕
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
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
次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離離小樹也杞
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亂之象飲多易亂故
以顯允諷末章桐椅則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
終燕散歸天向明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

則驕亢倦則躁急故以豈弟諷豈弟者溫恭也○章一
露天澤也夜則零日則晞湛湛然露盛而濕匪陽則
不乾吾與君子燕飲厭厭然恩意濃厚不于朝旦而
于昏夜款洽之至也苟不盡醉則無歸焉○二湛然
之露在彼豐草草茂則得露多厭厭夜飲在宗廟之
室考成其禮親親之地情最洽也○三湛然之露在
彼杞棘夜久矣飲多易亂君子顯明允信皆有令德
不以醉而昏亂也○四燕畢且歸矣見桐椅之實離
離分明君子清明之德亦猶此也豈以久而急遽醉
而傲惰乎豈第樂易莫不有溫恭之善儀也○五湛湛

濕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厚意。豐草茂草也。宗宗廟也。考成也。成禮也。杞枸杞也。棘小棗。顯不昏也。允不亂也。桐梧也。椅梓類實子也。離離分明也。豈溫也和也。第平易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于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

彤同弓超召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平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平之。○彤弓召今受言載叶平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平之。鐘鼓既設一朝右叶平之。○彤弓召

今受言葉^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

壽到之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子改爲天子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盡醉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

表其武功。鄭康成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王未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章一朱色之彤弓。新未受弦。昭然而弛。色異凡弓。是昭代所貴也。今受以歸。尚其寶藏之。我有嘉賓。功在社稷。中心誠敬。欲以相照。故設鐘鼓之樂。舉大饗之禮。于一朝。卽以予之矣。○韋彤弓。昭令受之。則以物承載之。此朝廷名器。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喜悅。故設鐘鼓于一朝。卽右賓而授之矣。○韋彤弓。昭令受之。則以衣櫜之。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好樂。故設鐘鼓于一朝。卽以

醕答之矣。○彤赤色。周所尚也。韶。弓弛貌。貺。賜也。載。以器承之也。右。受弓者居右也。曲禮。主人受弓。由客之左。接下承肘。向與客並。然後受。蓋客自外來。西爲左。主人于客西並立而受之。或曰。右。侑通。助也。囊。以弓衣韜之。醕。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精者莪鶯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齊且有儀戢。○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是詩以菁莪比者。莪蒿也。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著。通于神明。以供禋升臭于郊廟百祀。故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比育材。莪本不生陵阿與水中。言在彼者。比培植之厚。

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
楊木爲舟。楊陽也。以比君子。舟利涉。以比濟世。沈浮。
野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義。寓義無。
古序。卽毛氏不知所由作。豈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
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青青子。
衿。同改爲淫奔。皆似耳。讀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
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序烏可廢也。朱子于古序。斥。
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則以是詩爲燕飲賓客。又。
何怪乎。○一章菁菁始生之蒿。俄然易長。在彼山阿之。
中。物旣美少。得地又厚。其茂盛宜也。君子教化大行。

草野之士得見樂其教育且觀國之光而有禮儀矣

○二菁菁者莪在彼小渚之汜多士洒濯亦猶此也

既見君子得蒙蒞祓我心則喜矣○三菁菁者莪在

彼中陵浸以升矣既見君子羣賢麗澤所獲寔多何

異百朋之錫乎○四楊木之舟則沈則浮虛以待用

也人材國之舟楫既見君子論定而官任官而爵我

心則安矣○菁菁美盛貌古者以貝爲貨貝有五大

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各二爲朋百朋百雙也休

安定也明主論材則人情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西戎車旣飭勅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叶獫狁

孔熾叶赤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比物四

騤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叶我服旣成于三十

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叶其大有顙容薄

伐獫狁以奏膚扶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叶○獫狁匪茹孺整居焦穫護侵鎬及方至

于涇陽織上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

○戎車旣安叶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叶薄伐

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飲御諸友叶包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

以叶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樂洛
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
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扶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
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
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
交侵中國微矣。○按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聖
人刪詩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
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舉世運所以興
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頽敗
極矣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脩文武之政
煥然中興故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
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
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

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
于詩也○章一盛夏不興師今六月盛暑棲棲不寧戎
車脩飭四馬騤壯載是戎衣以出何爲者也因獵狁
倡熾中國急難王命出征所以攘夷而正中國也○
韋戎馬比力不比色今四馬旣比物齊力矣而色又
皆驪其馳驅進退閑習法則非備之有素而能然乎
當此六月卽製戎服成就道趨事敏速然日行不
過三十里師出以律不倉皇失度王命出征使之敵
愾而佐天子也○章三四馬長廣顒然壯大薄伐獫狁

以成美功。戎事尚戒懼。今將士皆能嚴畏。敬慎以供
武事。自足以制敵而安定王國矣。○章獫狁不自茹
度。整齊醜類。盤踞我焦穫之地。分兵侵我邊地之鎬。
逼近朔方。深入涇水之北。我乃選鋒前進。建赤幟。畫
鳥章。綴白繒。爲旆。央央鮮明。簡戎車之大者十乘。開
道啓行。以爲先鋒焉。○章五戎車旣安而適。調從前視
之如輕。從後視之如軒。其畫制如此。駕車四馬。旣倍
壯而又閑習。軍實非不足也。然薄伐獫狁。僅至大原
而止。夷夏有限。不窮追也。爲大將者。乃能文能武之
吉甫。萬邦以爲師。何難一獫狁乎。此王國匡而天子

所以佐也

○

韞今吉甫成功歸矣王錫之燕飲喜樂

多受祉福以其歸自邊地之鎬在外永久朋友情疎
進諸僚友與之飲酒有魚鼈膾鯉以爲殽時維誰在
有張仲者其人孝友也以此名賢陪彼勲臣功名始
于孝友王所以嘉吉甫而率勵羣臣也○六月建未
之六月棲棲不定也常服戎事之常服韞弁韞衣臨
陳之服也在途則載之比物齊力也凡朝祭毛馬取
毛色純也凡軍事物馬取物力齊也今物與色皆齊
馬多也開習也則法也馳驅之法也三十里爲一舍
古者言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脩長也廣大也

顓昂壯貌。奏成也。膚公美功也。共武服。共武事也。茹
度也。焦獲鎬方。皆北地近獫狁者。涇水在豐鎬西北。
水北曰陽。織幟同赤旗也。文幟上之文。卽鳥章也。鳥
隼曰旗。畫朱雀以統前軍也。凡旗幟以帛爲尾曰旆。
此白旆。鳥幟之旆也。央央鮮明也。元戎大兵車也。凡
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開也。行路也。輕車覆而前也。
軒車却而後也。凡車如輕如軒。乃盡制也。佶壯貌。大
原地名。

六月六章章六句

薄言采芑

起

于彼新田。于此蕃畝。叶方叔泣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叶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叶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吸簟第魚服通叶鉤膺絛革急叶○薄言采芑于彼新

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

約軼祈錯衡八鸞瑤瑤倉服其命服朱芾弗斯皇有瑋

葱珩杭○魴丰彼飛隼荀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征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田○蠢爾蠻荆大邦

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叶戎車

嘽嘽灘嘽嘽嘽嘽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
歸而詩人歌之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
起興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
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故
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蕒菜軍行采食按詩本託言
耳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真有踐民田采芑之事
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
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
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虜旣平軍聲旣振方叔再
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轡奪氣矣故吉甫

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
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授之以政不達雖多
亦奚以爲○章一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
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舊畝王師所過嘉穀被
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今蠻荆背叛方叔以王命臨
戎兵車三千師衆千盾素習率之以行駕車四馬青
黑齊色翼翼然騂服整齊上公金路赤色奭然竹簟
爲蔽魚皮爲矢服馬頷下有鉤懸樊纓九就當馬之
膺馬轡首以及皮爲絛其餘革下垂也○章二薄言采芑
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近郊之地無不有也方叔臨止

其車三千旂旐央央鮮明所乘路車之轂約束以皮
車前衡木畫以雜文四馬八鸞其聲瑤瑤方叔身服
爵命之服其朱韍皇然鮮明佩玉瑒然和鳴葱色之
玉以爲佩首不事戎飾而應敵從容如此○三章駘然
疾飛之隼其飛戾天而下集于所止王師鷹揚遠擣
南蠻亦猶此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衆干盾試習
方叔率以臨陳三軍聞鉦靜而止聞鼓動而行鉦人
司鉦鼓人伐鼓各有司存先陳師旅告以約誓方叔
紀律明而號令信進而戰也伐鼓淵淵然寂靜戰而
退也振旅闐闐然駢集其整齊嚴肅如此○四章蠢然

無知之蠻荆爲我王國之寇讐方叔大老深沈諳練
算無遺策率師以進執其訊魁獲其羣醜戎車嘽嘽
然衆煒煒然盛迅擊如霆發聲如雷其威也如此顯
允方叔昔嘗與南仲征伐獫狁蠻荆聞名不待戰而
來威服矣○芑白梁粟也凡墾田一歲曰芑二歲曰
新田殺草木曰芑芑災通泣臨也車三千言多也師
千猶言兵甲也試練習也奭赤色一作赫周禮巾車
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及上公之車也知此車爲金
路者以鉤唯金路有之也鉤馬項下飾膚纓通樊纓
當馬胸膺故以纓爲膺也樊作鞶馬胸前革帶也纓

染五色毛。纏一匝爲一就。九匝爲九就。懸之鉤上也。戎事乘革路。此乘金路者。初出師非臨敵也。中鄉鄉中也。天子六鄉。六達達遠而鄉近也。紙較也。約皮束也。錯雜采也。衡車前轅端橫木也。鉉在鑣曰鑣馬口兩旁也。蒂作鞞蔽膝也。皇鮮明也。葱蒼色也。珩佩首橫玉一命。緼鞞黝珩再命。赤鞞黝珩三命。以至九命皆赤鞞葱珩。隼鷩屬。急疾之鳥。搏無不中。故謂之隼言準也。鉉鑣也。似鈴柄居中。貫上下一名鐻。鉉以靜之。鼓以動之。凡軍進退皆以鼓行。鉉止鞠告也。淵淵猶咽咽。肅靜聲聞聞駢集也。蠢動而無知貌。元老

壯謀不似少年輕躁也。威古畏同。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蠻荆之語。愚按。禹貢荆居九州第六。其地迫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所首善也。烏得比之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也。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在今楚地。正當四字中央。自衡岳五嶺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因稱荆蠻。其地半天南。王者南面。失楚則如面牆。顧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治則後附。是以商周中興。必先服楚。若蠻夷先王荒之耳。何以伐焉。商頌曰。維汝荆楚。

居國南鄉亦言近也此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
玁狁遠而荆蠻近不得不討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為
損楚之說質之經無據華戎錯居何國幾有寧獨楚
乎餘詳春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翼翼龍駕言徂東○田車既

好叶四牡孔阜甫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叶

邇叶徒驚驚及建旄設旐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

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伙叶與求弓矢既

調叶與同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叶○四黃既駕叶兩驂不

猗阿不失其馳叶舍矢如破叶○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韋在昔中衰。百度廢墜。今車盡制而堅。攻馬蕃阜而齊。同乘輿之四馬。靡靡然肥壯。駕車以往。東都脩朝會之禮于久曠之後也。韋朝會則必講武田獵之車。旣好四牡之馬。甚大。東都有廣大之草澤。乘輿今往。將遂行狩也。韋欲行狩。苗必算徒衆器器然其聲之多也。建旄以

統人設施以飾旒將往搏獸于敖山之陽甫草之地也○章四乘輿旣東諸侯咸集駕四牡之馬奕奕然盛大服赤色之芾著金飾之舄來會同者絡繹不絕也○章五朝會旣畢狩獵斯行決以鉤弦著于右大指拾以利弦著于左臂各與手相比次也弓矢均調適宜諸侯同爲射夫協力助王共舉所獲之齒人心齊也○章六四黃之馬旣駕兩驂鴈行不偏御者循其馳驅之法不詭遇遷就射者發必中獸如破物然射御各極其精也○章七狩事旣畢蕭蕭蕭靜聞馬聲之嘶悠悠徐緩見旆旌之閑徒衆車御寂無驚擾其頒禽也

所獲雖多。惟擇取三十餘。悉分賜。君庖不求盈也。○
孰是役也。師徒不爲不衆矣。車馬不爲不多矣。然但
聞師行。不聞人聲。紀律嚴明。人心整肅。信矣。其爲君
子之事。誠哉。其爲大成之業也。○。麗。麗。肥。壯。貌。甫。草。
大藪也。凡獵。擇草野大地爲場。週迴芟草。積以爲防。
先誓士戒。衆講武。畢驅禽納于防內。乃焚草。就中射
之。故曰草也。冬獵曰狩。之子指王。夏獵曰苗。詳周禮。
夏官選與算。通數也。盤庚曰。世選爾勞。囂囂人衆聲。
敖山名。在鄭地。奕奕大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無常期。有事則會也。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

服衆見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收拾衣袖以遂弦也。弓矢相得曰調。射夫卽來朝之諸侯，柴當作𦵏。次謂所獲禽獸之肉，說文作𦵏，積也。大庖君厨，不盈取禽止三十也。凡田獵所獲禽分三等：凡逐禽從後左射中左脅，矢出右肩，貫心速死者，肉鮮潔爲上殺，以充乾豆，供宗廟；貫右耳本者，未及心死，緩肉微惡爲中殺，以供賓客；中左股貫右脅，死最遲爲下殺，以充君庖。每殺止取十，其餘盡以頒賜。三殺外有從旁橫中者，有當面中者，不取。嫌殺降也有未成禽者，不取。惡殺天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

叶

旣伯旣禱

叶

田車旣好

叶

四牡孔阜

否

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旣差我馬

叶

獸之所同

應鹿麋麋

語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

叶

儻儻

標

俟俟或羣或友

叶

悉率左右

叶

以燕天子

○旣張我弓旣挾

夾

我矢發彼小豸殪

意

此大兕

史

以

御賓客且以酌醴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慎微接下無不

自盡以奉其上焉○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于馬祖

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蒐

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可以覘軍實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綜理故詩人美而歌之○章一吾王再狩西都將用車馬先祭馬神外事用剛日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曰使我田車既好四馬孔阜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章二越三日庚午選擇我馬于禽獸所聚麀鹿麀麀然衆多之處如漆沮二水之旁可爲天子大狩之所也○章三漆沮之間有平原焉其地祁然而大禽獸甚有而多或儻儻疾走或俟俟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盡率左右同心射獵以燕樂天子也○章四張弓在手挾矢

在弦小豕曰貳發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卽死。獲獸雖多。非以自供也。將以進御賓客。爲燕飲之需。且以酌醴齊。行大饗之禮也。○天干爲日。地支爲辰。日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十二支六陰六陽。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戊辰庚午皆陽剛也。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祀外神也。馬祖亦外神。伯卽馬祖之神。天駟星也。一名房。一名龍房。爲龍馬也。差擇也。麀牝鹿也。麀麀鹿多貌。漆沮西都二水名。祁大也。挾夾同。兩物夾一曰挾。矢在弦上以大二指夾而引之也。

殪一矢而死也。醴酒之連糟者。周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用以祭。享貴本初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八終

毛詩原解

卷十八

二十二

小雅

毛詩原解卷十九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

叶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

叶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叶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

去聲

來

去聲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

無

寡無不得其

所焉○朱子改爲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

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周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爲流民自言誤矣○章一鴻鴈之飛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轉徙無常其羽聲肅肅然也民生聚散何以異此爾民初遭亂而往饑寒流離劬勞于野爰及同行之輩皆可矜憐之人中有鰥寡無告者尤爲可憐也○章二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得所止矣民散而復還脩其垣牆向之頽圯者今百堵皆作雖云劬勞究竟得安居矣○章三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如有所愬新集之衆有居無食有食無衣何異

磬磬之鴈維此明君謂我民劬病勞苦惠養安全自
不容已維彼昏君謂我民宣縱驕恣觖望無厭磬然
不顧矣○之子指流民劬勞病苦也牆高廣一丈曰
堵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忘夜未央庭燎料之光君子至止鸛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央川庭燎晰晰制君子至止鸛聲

嘖嘖誨○夜如何其夜鄉向晨庭燎有輝熏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斤叶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朱子改

爲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宣王豈真有夜半
視朝之事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
太早非可繼之道進銳者退速始勤者終怠所以卒
有姜后之諫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據也○韋王勵精
求治夜半不安于寢問曰今夜早晚何如乎乃夜尚
未中央而王將起矣庭燎已明諸臣來朝者車馬鸞
聲將將然衆矣○韋夜如何乎夜尚夫盡庭燎久而
光漸小晰晰然矣諸臣續至者鸞聲噦噦來者將盡
其聲漸殺也○韋夜如何乎夜始向晨庭燎不見光
而見煙氣天將明矣君子來朝見其旂而辨色矣夫

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與無乃不可爲常
乎○其語辭央中央庭燎地燭也束葦置階下然之
艾與刈通艾老然後可刈故凡將盡稱艾晰晰小明
也噦噦聲微也鄉晨向旦也輝火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

免彼流水朝宗于海

叶歟

率

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

叶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叶

○沔彼流水

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

叶

心之憂矣不可弭

米

忘○

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

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爲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爲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章沔然而滿之流水必歸于海水猶知朝宗諸侯憑陵跋扈如急疾之鷹飛止不定天下萃渙之勢未可知嗟我兒

弟邦人諸友安當思危皆無肯遠慮者誰獨無父母
乎亂將累及父母矣○二沔然之流水其流湯湯然
盛也諸侯放恣如水橫流如隼飛揚念彼不循理者
至于坐卧不安憂不可弭忘也○三歟然之隼雖或
飛揚時亦循中陵而止諸侯豈無循理述職者則宜
推誠懷撫而訛言復肆中傷不可不懲止也聞諸侯
自相謂曰我友事王室可謂敬矣讒言其猶興也羣
情危疑若此王可不懲乎○沔水流滿也諸侯見于
天子曰朝宗蹟迹同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訛言虛
僞之言卽讒言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臯聲聞

問

于野

叶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

洛

彼之園爰有樹檀

叶

其下維穉

託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叶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則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谷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毛傳謂教王用賢是也鳥

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淵魚園樹山石皆用

賢之比

○

章鶴良禽也鳴于九臯深澤之中聲出聞

于四野賢者脩德岩穴令聞遠播無異此王欲得之

未易也如魚深潛于淵時或沫游于渚江湖自得未

肯出潛。輕受人餌。必也清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
彼園之可樂。有嘉樹之檀。其下維落葉之穽。有德者
上。無德者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
砥礪治功。如他山之石。以爲錯磨之用。其受益可量
乎。○章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德之升聞。亦猶是也。
魚在于潛。或潛在淵。網羅何其難也。樂彼園有樹檀。
其下維惡木之穀。人君用舍分明。賢者始樂于仕。其
朝如他山之石。取以攻玉。輔相之益。不旣多乎。○鶴
長頸高足。白身青翼。赤頂長喙。常夜半鳴。聲聞數里。
九臯深澤。猶九臯九天。極言其深也。穽落葉錯磨石。

穀惡木。一名楮。其皮可爲布爲紙。其實可食。攻治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按序庭燎美而因以箴箴針
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情動之。其辭悲。鶴
鳴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子必
欲改作何與。自彤弓至此篇。朱改爲彤弓之什。

祈父

甫

予王之爪牙

叶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

予王之爪士

叶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朱子改爲軍士怨久役而

作謂未見其必爲宣王非也。如必欲見爲宣王則詩

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王
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發畿內之民
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子遂以爲軍士語耳。
○章一祈父汝爲司馬。掌征伐。典畿內之兵。我輩爲王
侍衛之爪牙。以護腹心。何爲轉徙我于憂恤之地。不
得安居乎。○章二祈父予王畿內爪牙士也。胡爲轉徙
我于憂恤。無所底止乎。○章三祈父汝真不聰。不能察
人之隱。我乃有母無兄弟。爾何轉我于憂恤。使我母
自主饔飧之事乎。○祈父司馬也。祈圻同。酒誥曰。圻
父薄違。通作畿。尸主也。饔熟食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刺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各叶○皎皎白駒賁閏然來與白
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生芻初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改為畱賢之詩
非也其畱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
刺之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

比賢士貞潔也。苗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養也。
○韋皎皎然白色之駒。伊人所乘也。我飼以場圃之
菜苗。而繫畱之維繫之以延今朝。馬在此則所謂乘
馬之人。因緩其行而逍遙于此耳。○韋皎皎然白駒。我
食以場圃之苴菜。繫維之以延今夕。所謂乘馬之伊
人。因以挽其去而爲嘉客于此矣。○韋皎皎然白駒。尚
其貴然光寵而來。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逸樂無窮
期也。山林孤寂。慎哉爾勿優游長往。勉哉爾勿隱遁。
是思也。○韋皎皎然白駒。在彼空谷。自以青芻一束飼
其馬。雖我苗藿亦不屑矣。令德令儀。溫然如玉。身雖

不畱猶願聆其德音勿遠貴重爾音如金玉不以貽
我而有遠棄之心也○場圃同地場卽圃也苗菜苗
也禾苗無在場者藿荳葉繫維皆繫也求淹畱也伊
人猶彼人生芻青草也金玉言希貴也音聲教也遐
遺忘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阜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訓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音○黃鳥
黃鳥無集于栩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言歸復我諸父甫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非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以諷王也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時故爲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喪也樹言虎也皆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比已將不食此邦之食也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于黃鳥非以黃鳥爲刺刺病黃鳥者耳與呼碩鼠異

○一章黃鳥識時好音悅人而胡爲集于此穀也粟非黃鳥所食爾勿啄我此粟我昔棄邦族而來謂此邦

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之宗族矣。○^二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我行歸矣。此邦無達人情。識事理者。言旋言歸。依我諸兄耳。
○^三黃鳥黃鳥。勿集于栩。勿啄我黍。我將歸矣。此邦之人。不可同處。言旋言歸。依我諸父耳。

黃鳥三章。章七句。○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而小雅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爲小雅。大雅則專言君德。所以與小雅異。

我行其野。蔽芾沸其樛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叶福

白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祗支以異叶

業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
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則流
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姻
任卹之行安在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
謂之刺凡詩刺多卽其人之事代言誦其詩知其政
而美刺寓焉春秋之法如此○章我從故國來經行
其野見惡木之樗枝葉茂盛猶可休息今我漂泊無
依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居爾不我養是惡木不如也

將若之何反我邦家而已○章二我行其野采惡菜之
遂以療饑昏姻之故就爾止宿爾不我養歸反故鄉
而已○章三我行其野采惡菜之蒿以食爾曾不念舊
親視我不如新匹爾之鄙吝欲以成富耳何能以此
成富忘親棄故但爲人所怪異耳○撈惡木卽今臭
椿遂俗名羊蹄似蘆服而華長色赤蒿一名藜一名
蕒根正白特匹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七句

秩秩斯干千叶幽幽南山山叶如竹苞叶如松茂葉叶矣兄
及弟叶矣叶式相好叶矣叶無相猶叶矣叶○似續妣祖葉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掾之

橐橐風雨攸除去聲鳥鼠攸去君子攸于○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急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賡○殖殖

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噦噦誨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官上簟叶乃安斯寢去聲乃寢乃興叶乃占我

夢剛吉夢維何維熊維維虺變維蛇移○大人占

之維熊維維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弗斯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叶載弄

之瓦叶無非無儀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叶履履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朱子改謂築室成而燕
飲以落之不言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
成則升屋刲羊洒血以饗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
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章鎬京王居
旁據鎬水長岸秩秩前對終南遠山幽幽築基盤固
如竹之叢苞結架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
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章我周妣祖開造
丕基中業圯壞而王似續之築室百堵之多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于是居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章三宮室先垣牆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榱之以

杵棗橐然土聲堅重牆成牢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是君子所居以爲尊大者也○章四其爲堂也規模嚴正如人跂立而翼然恭也方隅整齊如矢行急而直也棟宇軒舉如鳥驚起而革也簷阿彩繪如翬雉飛而華美也是君子所升以居上臨下者也○章五其爲室也前庭殖然平正楹柱覺然直大向南正處噲噲明爽房奧冥處噉噉深邃是君子所居以安寧者也○章六君子寢于是室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乃安寢焉旣寢而興興而占夢吉夢維何夢能與噩夢魑與蛇○章七乃以是夢問于老成博識之大人占之曰

熊羆剛毅雄壯之物是爲生男之祥虺蛇柔弱隱藏之物是爲生女之祥○軌由是生男邪則寢之以牀尊之也衣之以裳盛服也弄之以璋象德也聽其泣嗶嗶然大聲比其長皆將服朱芾鮮明有室家爲若王者也○軌生女邪寢之地從其順也裹以單衣示無加也弄以瓦器象其所事也願其長而貞靜無預外事之非亦無預外事之宜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詒父母之憂可矣○猶當作尤怨也半訏通大也革亟通如鳥亟驚而高舉也當戶外地曰庭莞蒲席簟竹席熊羆皆猛獸羆似熊而長首高脚多力虺蝮蛇小

而毒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大人在位有才識爲人所尊信者也弄璋以玉爲戲具也半珪曰璋祭享之器袒而加衣曰裼瓦陶器紡塶酒壺之類今婦女緝麻加瓦膝上紡用塶鎮車是也非儀皆朝廷所議政事非不可也儀宜行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淳爾羊來思其角濺濺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牡葉何笠或負其餼叶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

以雄

叶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

國平聲

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旟矣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旆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

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敘而歌之按周禮牧

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

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一誰謂離亂之後

爾無羊乎計羣凡三百不知每羣凡幾也誰謂爾無

牛乎舉犉牛一色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也爾羊之

來角多而聚泚泚然和集爾牛之來耳多而動濕濕

然汗澤也○

章二

牛羊在牧或自山降于阿或飲水于

池或卧而寢或動而訛牧人隨牛羊來荷其簞笠負

其餽糧順其所往以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別其物色

多至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也○

章三

牧人之來間

暇樵採以薪以蒸或搏取禽鳥以雌以雄爾羊之來

矜兢強壯無羸弱也不騫不崩無羣疾耗敗也但麾

以手肱使之歸則畢來使之升牢則盡升也○

章四

自

中業彫耗所望在富庶而佳兆已形于牧人之夢夢

衆人相與捕魚又夢統後軍之旄與統前軍之旗以

問大人占曰衆人捕魚是羣取之象其必豐年乎豐

年則衆所漁者多矣。建旄與旗，是師衆之象。其必室家，漆漆乎室。家盛則統馭者衆矣。旣富且庶，斯中興之業矣。○三百九十，極言多，非定數也。猶幽風九十一其儀云爾，黃牛黑唇曰牝，濊濊角聚也，濕濕耳潤也。何荷通揭也。三十維物，別其色，凡三十也。薪之細者曰蕞，雌雄禽也。矜矜兢兢，堅強貌。褻虧也。崩羣疾也。皆死敗之意。羊病則盡羣而死，然臂也。來自牧歸也。升入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九終